



老戏的 前世今生

傅谨 □ 著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

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

西湖山水还依旧

“人鬼情未了”的中国版本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昭君怨，文姬恨

从关羽到关老爷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67.1/192

2007

老戏的 前世今生

傅谨□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戏的前世今生/傅谨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146 - 4

I. 老… II. 傅…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072 号

责任编辑: 杜 丽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朱美凤 责任印制: 周小滨

老戏的前世今生

Lao Xi De Qian Shi Jin Sheng

傅 谨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2 千字 开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3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46 - 4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目 录 I

如何让朱买臣的故事富有教育意义 / 1

贫贱夫妻的经济学 / 16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 / 30

什么时候才能容忍妓女横行 / 44

美人计的成本和风险 / 55

西湖山水还依旧 / 71

“人鬼情未了”的中国版本 / 86

杨四郎的伦理底线 / 99

昭君怨,文姬恨 / 112

从关羽到关老爷 / 125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 140

谁是最可爱的人 / 156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 170

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 / 185

什么人能当县官 /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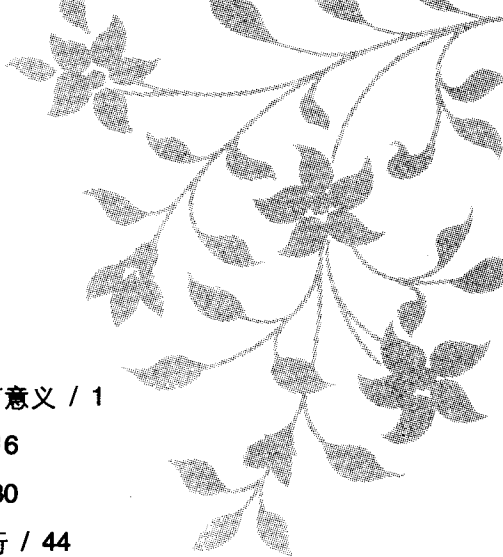
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 / 199

天网恢恢,疏而…… / 217

暴行与正义 / 226

没赖场,赖和尚 / 236

后记 / 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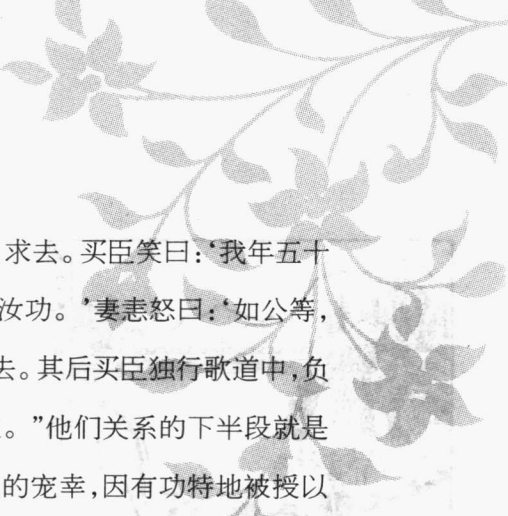
如何让朱买臣的故事富有教育意义 |

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一些东西可以自由放心地讨论,比如婚姻家庭之类软性话题,只要不触及和冒犯当时的禁忌与伦常底线,虽然未见得都轻松,仍然可以放肆地胡说八道。所以我们今天谈朱买臣的婚姻时,心情就可以比较松弛。

朱买臣是汉代一位名人,他在后代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在汉代那些已然载入史册的业绩,而是由于他的婚姻——可见人生无常,在很多场合,面对历史,个人实在是渺小得不足道。朱买臣在世时纵然自负,再也不敢相信两千年以后还会有很多人念叨着他;更想不到的是如此让人哭笑不得,后人只念叨他那一桩离婚案——他死后大概一千年以后,那是大宋朝了,当时的娱乐场开始流传戏文《朱买臣休妻记》,这就是以他的婚姻为题材的最初的戏剧作品。其后,元杂剧有无名氏作的《渔樵记》,同样只关注他那一小段没有白头到老的婚姻。可见至迟到宋、元年间,他们夫妻的故事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流行话题;至明清年间,更有多部传奇演绎这个故事,其中的《烂柯山》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留传至今的福建梨园戏剧本《朱买臣》甚至可能比

《烂柯山》等传奇年代更为久远。这个故事还被更多的剧种翻演,最知名的当数20世纪初汪笑侬改编的京剧《马前泼水》——所以我们知道,差不多是自从中国有戏剧时起,他的人生际遇就被一代又一代人搬上舞台;而只要中国还有戏剧,恐怕就还会继续演“朱买臣休妻”。让朱买臣难以想象的是,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上千年的戏剧舞台上,人们对他的兴趣只缘于他与原配那桩最终破裂了的婚姻,而他做的那些经国大事或者锦绣文章,不管漂不漂亮精不精彩,统统被人遗忘。确实是这样的,就算只有识字的少数文人才有权利选择让哪些人以及哪些故事进入正史,但民众的口碑并不以正史中有无记载为唯一的标准,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可以通过正史的编修确立符合他们的利益与信念的价值观,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却可以用时间这个更有力量的手段大浪淘沙,给我们留下那些真正令人感动的史实,以及其中感人的细节。就朱买臣而言,他在后人的心目里,从政的经历以及他的其他所有作为,居然被时间抹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唯有他在夫妻关系领域中经历的那段曲折。

称朱买臣的夫人为“原配”,不是说朱买臣还有“新配”,朱买臣得官以后有没有新婚夫人史上无据可考,有些戏里是有的,也有些没写,好像是没有,但他的这位结发妻子之与朱买臣离婚,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汉书》有《朱买臣传》,这样说他们的夫妻关系的上半段:“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



止买臣毋歌讴(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之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他们关系的下半段就是朱买臣发迹以后的事情,几年后朱买臣得到皇上的宠幸,因有功特地被授以会稽太守之职:“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果然,朱买臣衣锦还乡产生了奇特的戏剧效果,“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及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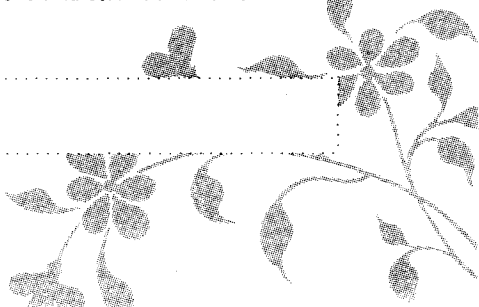
历史上的朱买臣故事到戏剧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朱买臣与他结发妻子的恩怨成为故事的核心,而且两个人的关系更发生极大的变化。有关他的传说、有关他的戏剧,无不围绕着他们的离婚展开,令后人感慨不已。确切地说,令后人感慨不已的不是朱买臣而是与他结发的原配夫人。朱买臣的原配固然是因为沾了朱买臣的光才名列青史,但是看看她的为人,我以为她的名字并不辱没了那部《汉书》,在我看来,《汉书》里有名有姓的大多数角色,甚至包括朱买臣自己在内,就做人而言,未必比得上朱买臣的这位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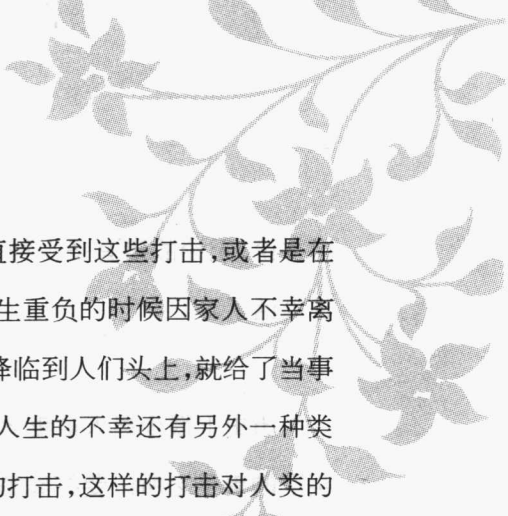


1 《渔樵记》

从历史上看，朱买臣休妻是很可以作为一个励志故事讲的，传说中的朱买臣故乡——浙江建德县洋溪现在的初中地方教材里，就有一课叫《朱买臣的故事》，赞誉朱买臣在当地朱池村从小“胸怀大志，负薪苦读”，用他勤奋好学的故事教育学生。要把朱买臣的故事当作励志故事讲有个前提，就是把朱买臣的离婚当成他人人生道路上遭遇的一次重大打击，这样才有教育意义——一个人受到极大的挫折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志向，这像是一种能够激励人的叙事方式。正由于这样的叙事方式与励志或曰教育意义有关，因此戏剧以及其他文艺作品，包括按照某种强烈的道德期待制造出来的新闻报道在内，都很擅长于表现主人公如何战胜挫折而成就一番大事业，至于如何渲染和营造出强烈的挫折感，就成为道德教育领域一项关键的技术活。

粗粗分来，人生可能遭遇的重大挫折有两类，一类是遭遇到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变，比如





说洪水、地震、火灾或者疾病之类,或者是自己直接受到这些打击,或者是在通常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不应该独自支撑人生重负的时候因家人不幸离去而遭受到间接的打击。当这些不幸不期然地降临到人们头上,就给了当事人以成为励志书籍与戏剧主人公的机会。但是人生的不幸还有另外一种类型,那就是遭到文化意义上的或曰心理意义上的打击,这样的打击对人类的伤害是否不亚于那些自然的灾变,并没有什么可以量度的标准,然而人们因为遭受这类打击而激发出昂扬志气的可能性,恐怕决不会亚于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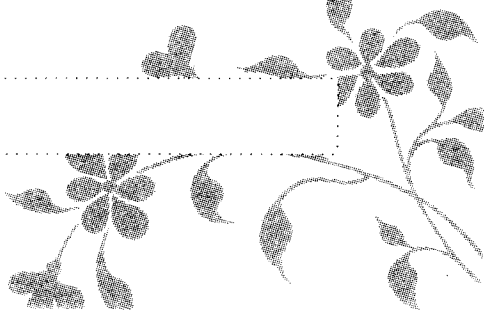
朱买臣的遭遇就属于后者,因为他遭受到一种在中国古代社会很是罕见的心理打击——被妻子休掉。我们读古书,包括读古代的文学作品,看老戏,经常读到看到的是男人如何欺侮女人,是陈世美那样的负心汉,是他们如何对女人薄情,似乎男人既然是男人,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权力,轻易地找一个理由就可以把发妻休掉,甚至理由都不用找,而女人面对男性的强权只有屈服的份儿。我们也读过无数声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黑暗的檄文,也都是在说女性如何受男性压迫。不管这样的艺术与这样的声讨是否符合事实,至少我们还需要知道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个社会越是对男人有利,越是男性中心,男人遭遇女人唾弃的经历就越是难以接受,而朱买臣碰上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虽然最早的戏文以《朱买臣休妻记》为题,但无论是就史书而言,还是从戏里看,朱买臣的故事都不能与历史上常见的男人休妻的故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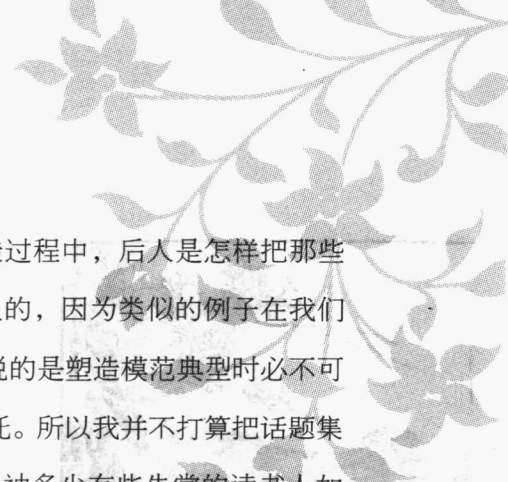
提并论,无论故事有多少种讲法,始终是男人被妻子休的故事,说“休妻”那是笑话了。

历史上很少男人被妻休的记载,尤其是这样无厘头的休。根据史书,朱买臣的妻子之所以要打离婚,是由于她觉得丈夫丢了她的人,做了让她觉得无颜见人的事情。什么事呢?“歌讴(讴)道中”。我们无从判断在朱买臣生活的时代,一个男人在大街上疯疯癫癫地吟诗或唱歌究竟有多丢人,更无从知晓他的行止究竟会让他的发妻感到多么耻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结果就是朱买臣的妻子受不了了,她羞愧难当,愤而离去,即使朱买臣搬出富贵注定就要来临的天意加以诱惑也不能劝阻她。

《汉书》的作者好像没有励志癖,这部史书并没有告诉我们朱买臣因为妻子的离去受到多强烈的刺激,只是说到他已经离异了的发妻再婚后看到他仍然落魄,很有人情味地接济他;而且,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身为平民的前妻,看到朱买臣得意洋洋地回到故里时,表现出一位有骨气的女性的人格尊严,她虽然不得不与现任丈夫一起接受前夫的施舍,却很快就毅然自绝。但是戏里朱买臣夫妻的品格却与《汉书》大相径庭。朱买臣的故事一进入戏剧领域,关窍立刻发生巨变。

一到戏里,朱买臣就成为胸怀大志勤奋好学的好榜样。但是我这里不想





过多地讨论在这个勤奋好学的模范典型的塑造过程中，后人是怎样把那些令人景仰的优良品质一股脑儿地堆砌到他身上的，因为类似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实在是不胜枚举，且早就广为人知。我想说的是塑造模范典型时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程序，那就是为模范典型寻找烘托。所以我并不打算把话题集中在朱买臣这样一个看来因为长期受压抑而精神多少有些失常的读书人如何演变为勤奋、执着、志向高远且最终取得成功的文化英雄的过程上，而要着重看看这个模范典型因为有了哪些烘托和怎样的烘托，才显得如此光辉夺目。

烘托朱买臣的就是我们屡屡提及的他那位结发妻子。没有人愿意给人做这样的烘托，做到连名字都让后人随随便便地换来换去。朱妻在元杂剧《渔樵记》里姓刘，在昆曲《烂柯山》和京剧《马前泼水》里叫崔氏，在梨园戏《朱买臣》里姓赵，你不会因为这是戏剧就轻易地原谅那些胡乱给朱妻安一个姓氏的人，因为你会愤怒为什么朱买臣的名字从来没有被写错过，但愤怒毫无意义，因为几百年来朱妻只是一个符号，不管她姓什么，她的作用一以贯之，从她进入戏剧开始，她就成为朱买臣发愤读书并且最终考上状元的催化剂——仅仅是让朱买臣成功的烘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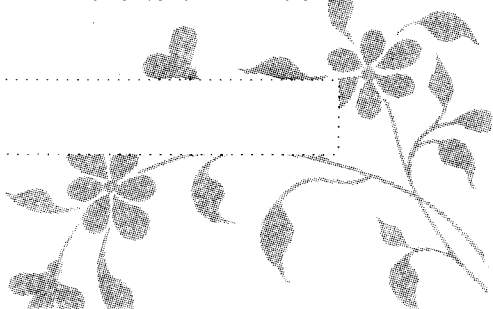
这里我们需要对历史的戏剧化书写做点说明——朱买臣的时代并没有状元可考，但是从宋元年间直到明清的戏剧里，考上状元几乎是文人出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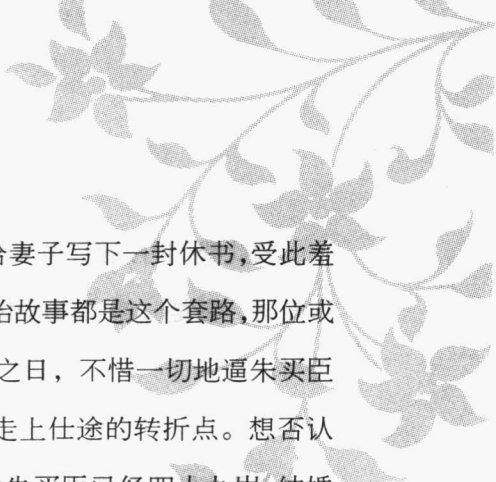


1 《渔樵记》

地的唯一方式，比朱买臣早得多的苏秦在戏里也不得不去参加科举考试。我强调这是对历史的戏剧化书写，并不是说戏剧就可以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而是说考上状元是后世的文人与民众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改变命运的格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生因此完全改观，这是所谓“一步登天”最简洁的写照，用当代人的说法叫作“知识改变命运”。既然命运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是如此富于戏剧性，因此一代又一代人，无论是文人还是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由普通平民而转瞬间的大富大贵，这种文人最根本意义上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坦然地接受这种描写呢？但事实不像口号那么简单，对于文人而言，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的并不仅仅是“知识”，往往还要有些其他特别的际遇，一般的戏剧，只是简单地写主人公的才气加上运气，不如朱买臣故事那样有机趣，知道用老婆做文章。

前面说到，朱买臣的故事有好几种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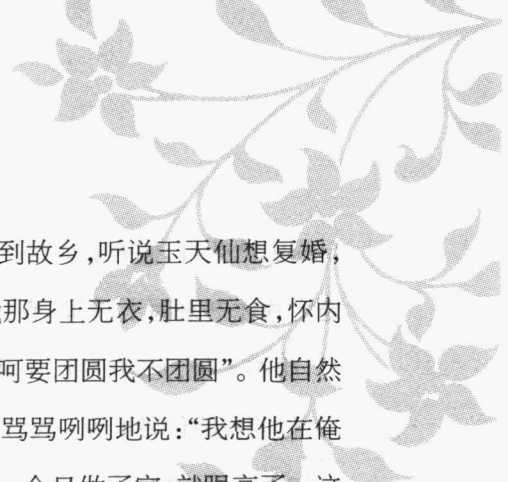
讲法。但关键处并无二致,都是说朱买臣被迫给妻子写下一封休书,受此羞辱,他发愤读书,终于一举得中。从《渔樵记》开始故事都是这个套路,那位或姓刘或姓崔或姓赵的女人在大雪纷飞寒风彻骨之日,不惜一切地逼朱买臣休了自己,而这次“逼休”正是朱买臣最终成功走上仕途的转折点。想否认“逼休”的关键作用很难,按照戏里的说法,当时朱买臣已经四十九岁,结婚后至少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一无所成,按照后来的戏里越来越清楚的写法,当时的朱买臣已经考过九次科举——三年一次,他应该是从二十岁开始进考场,遭遇了连续九次失利。这位连续九次进考场都铩羽而归的老童生被结发的妻子劈头一顿臭骂之后,居然就高中头名状元,不由人不想起那句名言——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女人——女性的伟大作用在这里毕露无遗。

可惜这个故事并不是歌颂一对夫唱妇随的婚姻楷模,相反,戏剧里那位或姓刘或姓崔或姓赵的女性,在逼休时显得很没有品位和教养,一点也不像是可以做状元夫人戴凤冠霞帔的角色,她在逼丈夫休了自己时,也不像史书里所说只是有点羞耻心,不愿意丈夫在大街上装疯卖傻。从历史到戏剧,朱买臣的境遇越来越显得可怜,而女主人公则越来越刻薄,而正是由于朱买臣的可怜与他那结发妻子的刻薄,才使得从失意到得意的朱买臣顺利地荣登励志故事中正面典范的宝座。

因此我们可以说,朱买臣正面形象的塑造过程,就是一部完整的典型生成教材,更是一部成功运用了反衬法以烘托出一个光辉典型的形象生动的教材。

是啊,在元杂剧里,那位姓刘叫玉天仙的女性,面对的本是个实在难以容忍的丈夫。至少从玉天仙和她父亲的角度看,他们逼朱买臣写下这纸休书并没有任何的不当,用玉天仙的话说:“你是一个男子汉家,顶天立地,带眼安眉,连皮带骨,带骨连筋,你也挣箇些儿波。”元杂剧最精彩的是大量的市井语言,《渔樵记》也是这样,读读这个剧本里朱买臣夫妻怎么吵架,是很让人开眼界的,你刀我枪,真让人感慨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朱买臣耍起无赖根本就不让玉天仙半分;但是按照戏里的写法,当玉天仙讲出这句话时,朱买臣受不了了。我怎么也想不出玉天仙这段话有什么毛病,她无非是叫自己的丈夫要有点出息,那前提是在当时,朱买臣确实是个没一点出息的男人,而当老婆抱怨家里没米时他居然还狡辩道咱家里不是还有柴吗?我想听到这样的话这世界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女人都会比玉天仙更愤怒。但是朱买臣好像唯一受不了的就是老婆说他没有出息——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夫妻斗嘴时玉天仙说出的最接近于事实的真话,而残酷的真话总是比起哪怕是很恶毒的假话更有可能刺痛人心——他就是听到这句话以后才下决心给玉天仙写下休书,并且走上了他获取状元的阳关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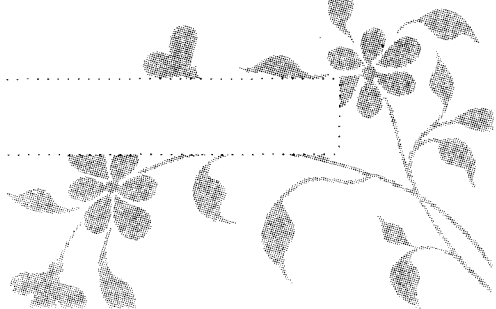
《渔樵记》的结局很勉强，朱买臣做了官回到故乡，听说玉天仙想复婚，前思后想，“想着那凛冽寒风，大雪漫天，想着我那身上无衣，肚里无食，怀内无钱”，因此是“当初你要休离我便休离，你今日呵要团圆我不团圆”。他自然是断断不能与刘氏重归于好，而玉天仙只不过骂骂咧咧地说：“我想他在俺家做了二十年夫婿，每日家偎慵堕懒，生理不做。今日做了官，就眼高了。这厮原来是个忘人大恩，记人小恨，改常早死的歹弟子孩儿。”但是故事前面有个元杂剧里很常用的伏笔，说是刘氏逼休本是她父亲的激将之计，是由于“男子汉不毒不发”，用刘二公的话说，“他每日家偎妻靠妇，四十九岁，全不把功名为念。我生逼的他求官去，我是歹意来？”而即使刘氏逼他写了休书，以前几十年的情分总无法否认吧，“他全不想在我家这二十年，把冷水温做热水，热水烧做滚汤与他吃”。按照这样的设计，朱买臣虽然也很牛地让刘氏把一盆水泼在地上眼看着她无法收回，最后却还是依情依理地与刘氏复婚，覆水难收的典故在这里就显得有些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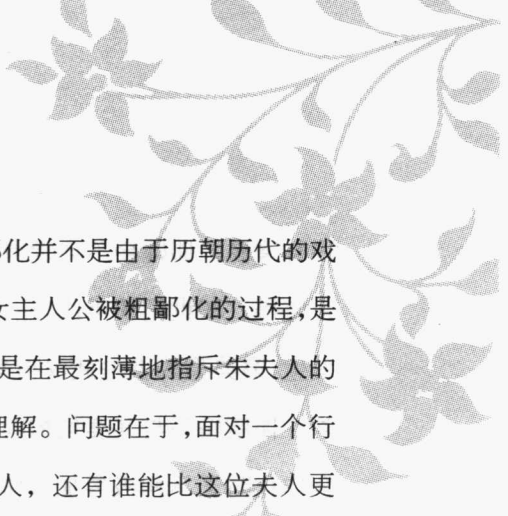
但是在传奇和京剧里，朱买臣的夫人就没有那么好的命，元杂剧里的这个伏笔不用了，而且那盆决定朱的结发妻子——现在她姓崔——命运，也很让小人得志的状元郎解气的水也由朱买臣自己泼了，而且他还要趁机忆苦思甜大唱特唱，以京戏为例：“想当年我将你娶家下，实指望夫唱妇随我宜家又宜家。朱买臣贫穷并非假，正所谓家徒四壁我日对着芙蓉花。日用三餐费用虽不大，怎奈是我肩不能担担，手不能够提篮，我又不能买卖做生涯。那一

日深山把柴打，偏遇着北风冽冽、大雪飞飞上山滑，我才无可奈何转还家。你逼定我休书来写下，那时节鸳鸯两分叉。也是我买臣福分大，你看我身穿大红，腰扣玉带，足蹬朝靴，头戴乌纱，是颤颤巍巍两朵红花。十字街前拦住了马，你叫我将你带回家。我若是将你带家下，岂不被街坊邻人耻笑咱。千差万差你自己差，恩爱的夫妻就变成了活冤家。来来来，将桶水泼地下。你若能收覆水我带你回家。”

且不说朱买臣拒绝复婚的理由越来越充分，在这里朱的结发妻子崔氏也不再像在元杂剧里那样让人同情，当朱买臣越来越像一个落魄的文雅书生时，他的妻子却越来越像是个蛮横无理且丝毫不通人情人性的市井泼妇，一场“逼休”，倒是越唱越生动。唯因崔氏一步紧似一步地撒野，且句句刺痛朱买臣的软肋，朱买臣在她的语言暴力面前才显得困窘、无奈。“逼休”很让男人的自尊受创，被这样的悍妇逼休以后的男人，终于有咸鱼翻身的一天，当然是很让人激动和兴奋的了。

这个有教育意义的励志故事就这样变了味，但如果我们从女性的角度解读这同一个故事，就让人一点也激动和兴奋不起来——因为这个故事里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是的，朱买臣故事就是被后人——主要是被后世的读书人用来嘲讽女性的，如果说在《汉书》的朱买臣故事里，朱买臣那位妻子还算有自己的尊严的话，那么在后来的版本中，这位女性就处于不断被粗鄙化的





过程中。但我要强调,朱买臣的夫人被不断粗鄙化并不是由于历朝历代的戏剧家们仇恨女性,我并不认为朱买臣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被粗鄙化的过程,是一个单向度的针对女性的阴谋,问题在于即使是在最刻薄地指斥朱夫人的版本里,同样也包含了对她非常内在的同情与理解。问题在于,面对一个行将垂暮还没有什么发迹预兆的年近五十岁的老人,还有谁能比这位夫人更有耐心?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要让朱买臣成为令人景仰的典型模范,好像只有损一损他的结发妻子,在他成才道路上制造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坎坷。

这样的手段并不是古代戏剧的独门暗器,从历史到今天,只要写励志故事的人可以有机会不择手段地塑造他的主人公,类似的现象就会次第出现。这里刚好有个很接近朱买臣故事的新剧目,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河南省豫剧三团新近演出的现代戏《村官李天成》,为了把这位村官写得感人,不仅他那个支部里几乎所有伙伴都被写成只顾自己“先富起来”的“落后干部”,最后成为垫背的,恰恰就是他的结发妻子。为了写好塑造李天成高大形象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笔,他那位看起来挺贤惠的妻子到最后终于也忍不住落后了,舞台上的李天成就像当年的朱买臣一样遭遇逼休,那场面男主人公和《烂柯山》的“逼休”一样,也是泪水涟涟,而结局的区别唯在于朱买臣成了状元而李天成做了先进。据说,《村官李天成》和《渔樵记》、《烂柯山》一样,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底本写的戏,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李天成的夫人看了这戏,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落后符合实情,如果不幸李天成真是那样的好村官而夫人又一直